

玉渊杂谭

网络慈善要喊多少遍“狼来了”

罗一笑的父亲罗尔大概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网络求助居然得到了空前的捐款规模。微信官方称将退回赞赏奖金,但退到每个好心人账户里零零散散的数字根本无力支付被过度透支的善良和信任。这一事件里有太多值得讨论的点,就算微信打赏并不属于慈善的法律范畴,也不影响其为我国网络慈善的节点性事件。

是没有转发,担心有猫腻。后来在事件的反转中翻看网友跟帖,好多人反映身边的例子不在少数——自己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但遇事首先想到的是向社会求助。当然这种情况高算“诚实”,更有直接靠网络求助发财致富的。

具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这是公益、慈善、献爱心的前提。网络是一个很好的爱心输出渠道,门槛低、成本低、风险低,公众聚集的行善意愿在这里很容易得到表达。

不健康,也不值得提倡。而且需要注意的是,罗尔因为职业便利可以“卖文”,而许多为治病倾家荡产、真正需要捐助的人可能并没有“卖文”的资本,也不懂得“卖文”这回事。

文·杨雪

讨论——它拷问当下慈善生态:相较于庞大的国情体量和几十年发展积累的社会财富,我们的民间慈善组织和基金会是否太欠发达?受损多年的官方慈善机构公信力为何一直恢复不过来?在慈善事业上,我们为什么离世界普遍潮流那么远?

桂下漫笔

一桩闹上联合国的出轨案

文·胡一峰



蒋廷黻薄薄一册《中国近代史》可谓胜却人间无数,个人生活也不乏色彩。图为他与夫人沈恩秋。

近日,名人出轨屡有耳闻,不由又想起民国时期一些老皇历来。当时名人出轨的也不在少数,且不说文坛娱乐圈,思想文化界就有不少,也不乏声望甚高的思想巨子、学术明星。

生活之不如意也可想而知,也让人多了几分同情。晚年的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估计也是经验之谈、血的教训。或因如此,人们谈及这两桩出轨案时,天平偏向出轨方的不在少数。

不过,另一桩政学两栖名人出轨案,一直闹上了联合国,却无法套用这些理由。出轨者是哪一位呢?就是近年来大热的《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史学家蒋廷黻。

蒋廷黻出轨之事,他的朋友多有谈及。究其原因,有一种说法是遭人挖坑陷害。抗战胜利后,蒋廷黻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据说,蒋的副手李卓敏故意将沈恩秋介绍给蒋,陪蒋打牌跳舞,很快,蒋廷黻陷入情网。

1948年,蒋廷黻委托律师在墨西哥法庭单方面与唐玉瑞办理了“离婚”。随后,与已经离异的沈恩秋结婚。但唐玉瑞对此并不认账,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性,她既不会默默流泪,也不会甘作空有其名的“大房”,更不会违心地表示所谓大度宽容。

对此,蒋廷黻的内心想必是十分复杂的。1965年10月9日,蒋在美国病逝,在遗嘱中,他把自己的财产分为两份,一半给沈恩秋,一半给唐玉瑞。这似乎预示着直至离开人世,出轨在他心中撕开的情感裂口仍未弥合。而蒋氏丧礼时,唐玉瑞和沈恩秋同时出席,也说明了这一点。

科林碎玉

二十四节气的真实用意

文·高爽

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当然是件好事。民谣说,“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还说“冬至的饺子,夏至的面”。这让人们误以为节气就是一套规范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制度性习俗。其实节气的价值并不止于民俗。

圆缺始终匹配。作为一年,12个月就有29.5×12=354天。但太阳回到原来的位置需要365天多。所以354天虽然满足了月相变化,但是太阳还没回归。差了大约11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明了二十四节气。太阳转一圈回到原位,这一圈平均分为24等份,有24个节点,这就是24个节气。二十四节气严格按照太阳的坐标位置来确定,与别的因素无关。



中国节气·大雪 (国画)

牟成

文心走笔

旧味

文·王太生

旧味,是从前的味道,让人迷恋,难以释怀的气息。老家具有旧味。老家具卯榫相接,有独特的树脂清香。我在古镇的一民宅里,见到一张雕花大床,隔着时光,有一种特殊的小木凳,不知坐过什么人?他这辈子有过什么开心事,或者为哪一件事不高兴?小木凳还在,它只是被遗忘在房子的一角,它是有味道的,旧木料的味,它在时光里微微呼吸。

和遐想,余味袅袅。旧味是旧饮食。宋代洪林的《山家清供》,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顾仲的《养小录》,古人的菜谱满是旧味。在旧味里寻味,我尤其喜欢袁枚提到的“捶鸡”,“将整鸡捶碎,秋油、酒煮之。”大约是用菜刀在鸡背轻轻捶松,捶得“噼啪啪”,满屋回声,然后上笼蒸去蒸。这是古人做菜的态度,噼啪啪,嘈嘈切切,透着心情。据说此菜肉质鲜嫩,松软可口,余味缭绕。

人的故事,《桃花扇》里,侯方域与李香君“溅血点做桃花扇,比着枝头分外鲜”;《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牡丹亭》里,柳梦梅与杜丽娘“不在梅边在柳边”……一个个物呼之欲出,让人唏嘘——旧事如尘,旧味如酒。枯草味,也是旧味。枯草只有在冬日才能嗅到的一种味道。草到了冬天,变枯、泛黄,尤其是霜打过的草,散发一种馨味。枯草的气味,没有春草和夏草的青涩水汽,而有温和亲切的地气,那是一种清爽的清香,走在料峭寒风的野外,嗅那一种暖香,会想到一只鸟窠和家的味道。

吾心吾性



神仙姐姐

文·陈有量

——通过观察他人来了解这个世界。

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县城,就是岳飞要直捣黄龙府。对于这个出身,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既没有农村孩子的艰苦,又不像城里孩子那般拘束。我们家的家教也十分散漫,除了绝对不许学坏以外,“不坏”的部分随便怎样都可以,“对好”也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从小我就是个自由分子。

最自由的部分,是有很多在外面玩耍的时光。女孩玩的跳皮筋、打口胶、跳大绳外,也玩男孩玩的弹溜溜、抽冰猴儿,还有男女皆宜的各种“抓人”游戏。游戏之余,我就四处闲逛,并且趁机交了很多朋友。除了同龄的小伙伴儿,还有一些大姐姐。说她们大,是因为我读小学的时候,她们或者高中毕业了,或者正在读高中,都比我大十岁或更多。我对女性的审美就是从她们开始的。

都说农安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这个我不肯定,我能肯定的是我小时候认识的姐姐们都十分漂亮。而且范围十分集中,就是我家后院,我家前院、前院的前院。她们的身高都在168以上,肤白貌美,家境也好,就是今天所谓的白富美,绝对天然,而且各有各的美。前院的姐姐在家排行老三,我叫她三姐。她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就在家呆着,好像不太爱说话,会打扮,会拉小提琴,还教过我几次。现在想来,就是今天所谓的文艺女青年吧。我有一张8岁时的照片,刚刚哭过的样子,就是她要上街我非哭着也要跟去,为了哄我高兴领我去照相馆拍的。我常常去她家,她应该是20岁左右吧,有自己的房间,墙上还贴着画报——她的世界既是大人的,又似乎离我不远,这令我十分惊奇。我不记得我们一起玩过什么了,只记得常常听她和两个姐姐之间说话,画面里我只是个听不懂的听众。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大人就不让我去她家找她玩了。虽有疑虑,也很乖地听从。但每次我路过她家门口的时候,总是会想:如果见到她,我打不打招呼呢?过了很多年,我才了解当年与她被迫断交的原因,事关爱情和道德。对此我毫无意见:只有当事人有权利发言。但我似乎明白了记忆里她的一些表情为什么有一点点不寻常。

后院的姐姐叫胖儿,我们叫她胖姐。小时候我太傻了,从没联想到这个“胖”就是“陈小胖”的那个“胖”,对我来说只是个没有意义的昵称。她个子高高的,可能有一米七五吧,根本就不胖,又美丽又帅气。她很爱笑,每次看到的都是一张愉快的脸,但似乎也并不和人特别亲近。听妹妹说,她后来自己开了公司,三十多岁的时候仍然很美,很酷。在我眼里,她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特别有范儿的大姐姐——不只是年纪比我大很多,而是气场大很多。所谓神仙姐姐,就是这样的人物吧。

前院的前院,有两个姐姐,她们是姐妹。姐姐是圆脸,妹妹是瓜子脸。姐姐属于明媚开朗的类型,妹妹则十分秀美——她的笑就是那种淡淡的微笑。她们比前两个姐姐要小一些,都在读高中。如果前两个姐姐代表我可以接近,令我惊奇的女性世界,这两个姐姐就是作为女孩的偶像性存在——我想将来成为她们。虽然十八岁在一个小学生眼里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在她们的身上却只有美好二字。我喜欢她们的衣服,发型,书包,说话的声音,对人的态度,脸上的神情。我和她们并不特别熟悉,只是每次上学放学都会经过她们家门口,我想一定是我先和她们打了招呼我们才相互认识。有时候我远远地看见她们,好像看到自己的未来。只是我没有预见到未来的自己开有刘秀美不足。

这些姐姐们对于我似乎意义非凡。对于女性、女性意识、女性的自觉、女性之美,都最早来源于她们。小时候起,我就一直保持着观察者的身份,她们就是我观察到的第一批人。通过观察他人来了解这个世界,是我找到的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之一。喜欢陌生人,喜欢陌生性,喜欢人,也是从喜欢这些姐姐们开始。长大后的我再也没有和长大后的她们相遇,愿她们都在我童年的幻想中一直美好地生活着。

(除署名作品外,图片来源于网络)